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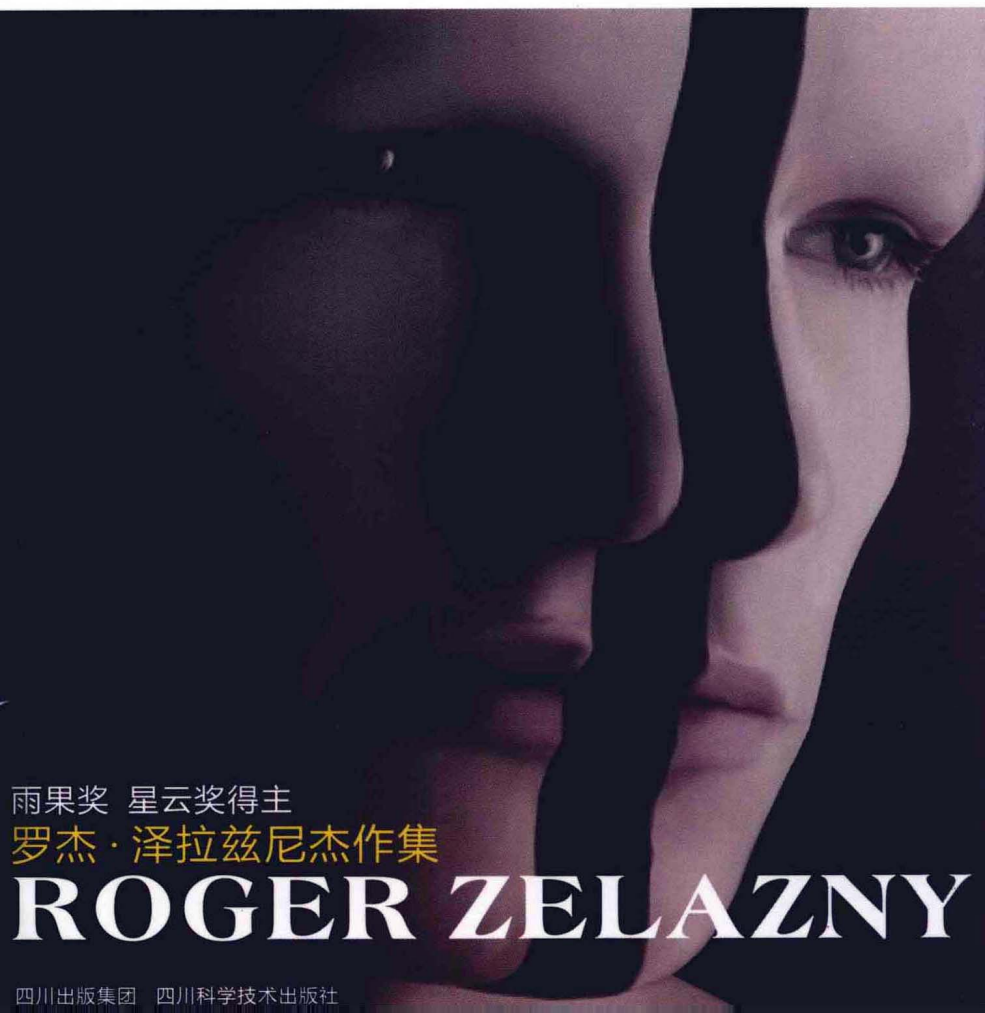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姚海军 主编

脸上的门，口中的灯

THE DOORS OF HIS FACE
THE LAMPS OF HIS MOUTH
AND OTHER STORIES

【美】罗杰·泽拉兹尼◎著 李克勤 等◎译



雨果奖 星云奖得主

罗杰·泽拉兹尼杰作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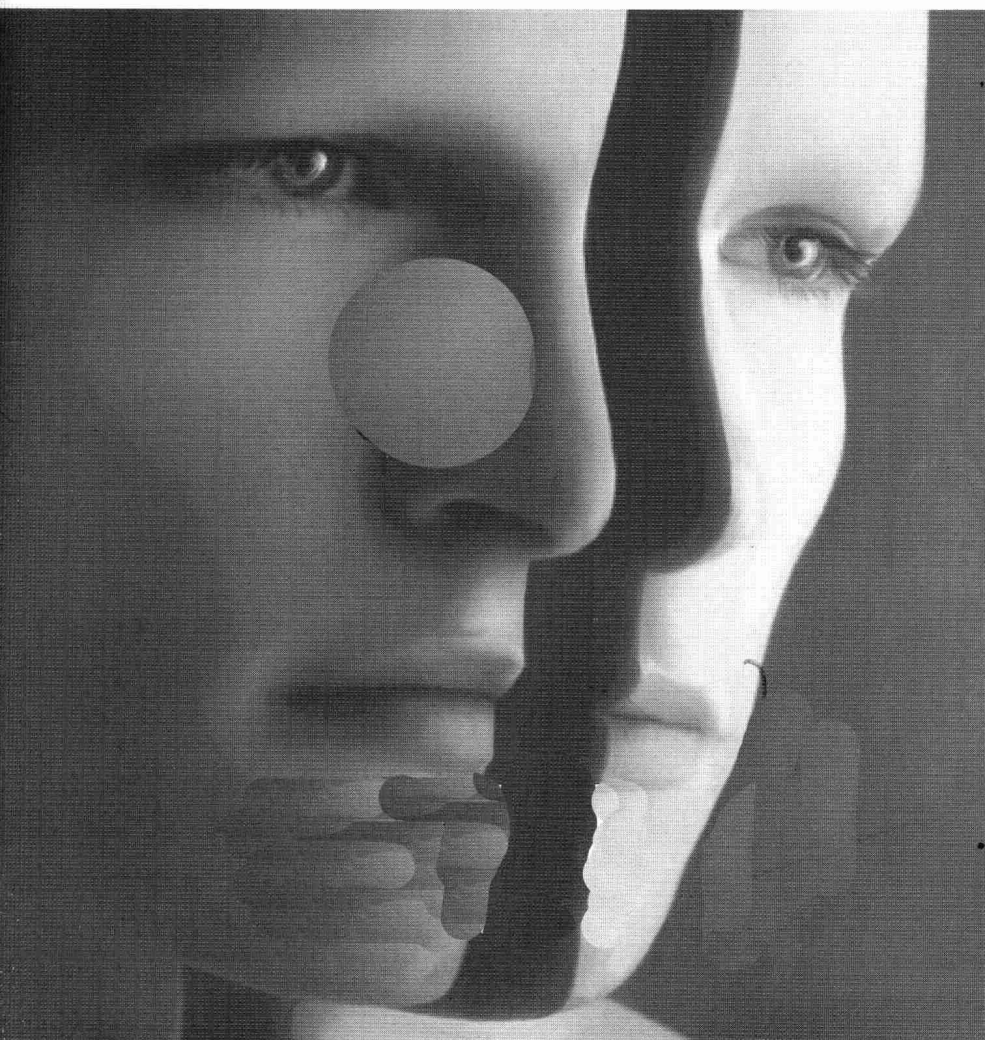
ROGER ZELAZNY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脸上的门，口中的灯

THE DOORS OF HIS FACE
THE LAMPS OF HIS MOUTH
AND OTHER STORIES

【美】罗杰·泽拉兹尼◎著 李克勤 等◎译



Copyright: © BY Roger Zelazn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脸上的门,口中的灯/[美]泽拉兹尼 著; 李克勤 等译.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1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姚海军 主编)

ISBN 978-7-5364-7048-4

I. 脸… II. ①泽… ②李…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4384号

图进字:21-2009-50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脸上的门,口中的灯

著 者 [美]罗杰·泽拉兹尼
译 者 李克勤 等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丁大镛 明先林
封面设计 黄远霞
版面设计 黄远霞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9.625
字 数 22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年1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1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4.00元

ISBN 978-7-5364-7048-4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ROGER ZELAZNY

罗杰·泽拉兹尼 不朽的梦想制造者

对于热爱幻想文学的读者来说，1995年7月14日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日子。那一天，一则讣告出现在互联网上：罗杰·泽拉兹尼因癌症并发症导致肾衰竭去世。讣告发布者在附言中满怀深情地说：泽拉兹尼一生用幽默机智和无尽的热情写作，而今他无法再奉献杰作，我们只有怀着无限敬意去呵护他所留下的幻想奇葩了。

一位深受读者喜爱的幻想文学大师就这样离我们远去，留下一部部让人回味的佳作。

罗杰·泽拉兹尼1937年5月13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自幼酷爱文学，高中时即担任校报的编辑，并参加了学校的写作俱乐部。1955年秋，他进入西储大学，于1959年取得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后，又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伊丽莎白与詹姆士时期戏剧，1962年取得硕士学位。之后的七年时间，泽拉兹尼一直都在克利夫兰和巴尔的摩的社会安全局工作，直到1969年成为全职作家。

泽拉兹尼1962年硕士毕业时开始科幻创作，与他同时涉足这一领域的还有厄休拉·勒古恩、塞缪尔·德兰尼以及托马斯·迪斯科，这些日后科幻界响当当的人物同时亮相，使得1962年成为科幻文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此之前，科幻小说几乎被太空冒险类型所垄断，泽拉兹尼等新生代作家认为：科幻小说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刻，而改革必须首先从文学角度寻找突破口。泽拉兹尼将写作重心从描写外部物质世界转向心理世界描写，倡导科幻小说要关注心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学，他也因此成为美国科幻“新浪潮”的旗手之一。

与其他几位大师有所不同的是，泽拉兹尼的小说深受神话和诗歌的影响，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总能隐隐看到神话传说中人物的影子，其代表作、雨果奖获奖作品《光明王》即是将神话与异星未来世界完美融合的典范。

除了被誉为“新浪潮”甚至是整个科幻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的《光明王》，泽拉兹尼在长篇方面的成就还有构建庞大、迷雾重重的奇幻巨著《安珀志》，以及展现文明对抗的英雄传奇《不朽》。1966年，泽拉兹尼的《不朽》与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同获雨果奖的殊荣。

在中短篇方面，泽拉兹尼更是成绩斐然，《脸上的门，口中的灯》为他赢得了第一座星云奖奖杯，《趁生命气息逗留》被誉为科幻文学史上最出色的十大短篇小说之一……

在三十几年的幻想文学创作生涯中，泽拉兹尼共获得了六次雨果奖、两次星云奖，获奖作品大部分是中短篇。此次科幻世界引进出版的《脸上的门，口中的灯》和《趁生命气息逗留》即是他最著名的两部选集。

“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幻、奇幻作家，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整个领域的面貌。”当今最杰出的史诗奇幻作家乔治·马丁毫不吝惜地给了泽拉兹尼极高的评价。

我们可以将泽拉兹尼视为科幻、奇幻领域的天神，因为他塑造了这个世界；也可以把他视为一位超凡脱俗的梦想制造者，因为他为这个世界编织了瑰丽的梦想。如同他的作品一般，泽拉兹尼必将永远不朽。

THE DOORS OF HIS FACE,
THE LAMPS OF HIS MOUTH
AND OTHER STORIES
罗杰·泽拉兹尼杰作集

C
O
N
T
E
N
T
S

- 1 脸上的门，口中的灯
47 十二月之匙
77 魔车
95 为传道者绽放的玫瑰
145 妖怪与少女
147 收藏家的狂热
151 灵山
201 暴风雨来临的时刻
243 行动迟缓的伟大君主
253 一件展品
267 迷狂
277 斗牛
281 爱是虚数
289 法奥利的爱人
299 光明之神

脸上的门,口中的灯^①

我是个鱼饵人。没人生来就是个“饵”,除了有本法国小说,那里头人人都是。(我记得那本小说的书名好像就是这个:《我们都是饵食》。噫!)至于我怎么干上了这一行,没什么可说的,跟前妻女朋友之类也没关系。倒是跟那头怪兽打交道的日子值得说几句,下面就是:

金星低地位于一块叫做手掌的大洲,就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那块地方。当你脱离轨道、从云中甬道扎下来的时候,这只大手会抓起这颗星球,事先没有半点预兆,把这只银黑相间的保龄球猛地朝你砸过来。而你,被人家装在那个拖着一溜儿火焰尾巴的保龄球瓶里,准会吓得跳起来。好在有安全带拴着,让你不至于干出

①出自《圣经·约伯记》,形容海中巨兽利维坦。译文如下(以和合本为基础,略有改动):

“谁能撬开它脸上的门?那腮颊中牙齿四围是可畏的。

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闭,封得严密。

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

都是互相联络,胶结,不能分离。

它打喷嚏就发出光来。它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

从它嘴里发出燃烧的灯火,与飞逝的火星。”

这篇小说与《约伯记》有许多相合之处。除了海中巨兽相似,小说主人公也与约伯十分相似:都是生活顺遂突遭剧变,从此走向成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照阅读。

什么蠢事。之后你多半会咯咯直乐，但开头的那一跳总是免不了的。

接下来，你会注视手掌，分辨出它的模样，它的中指和无名指会化为十几个环状群岛，手掌外缘则变成一些绿灰色的半岛。这只手的拇指太短，像合恩角那个蝌蚪尾巴一样弯着。

你会深吸一口纯氧，也许还会长出一口气，开始向金星低地降落的漫长过程。

在那里，你会像棒球场上的内场腾空球一样，被生命线着陆区这个捕手抓住。生命线位于掌缘的第一个半岛和“拇指”之间，这座城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紧紧联系着东湾的大三角洲。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里，你似乎会错过着陆区，一头扎进大海，变成一只海洋食品罐头，但再过一会儿——算了，还是别打比方了——你已经踏上被太阳暴晒的机场水泥地面，向一个又短又肥、套在一顶灰暗帽子里的家伙呈交大小厚薄宛如中号电话簿的各种官方证明，这些文件表明你的内部器官并未呈现恶性病变，等等等等。此人会送给你一个又短又肥、颜色灰暗的笑脸，朝一辆巴士一指。巴士把你拉到接待区，你在那儿耗上三天，证明你的内部器官的的确确并未呈现恶性病变，等等等等。

但你会患上另一种恶性病变——厌倦。等终于熬过这三天，你多半会如饥似渴地扑向生命线，而它会立即回馈你。你的势头越猛，它的招待就越热情。关于酒精在不同环境中的作用，专家们已经写下无数巨著，用不着我多费唇舌。我只想指出一点：从事这方面研究，痛饮一顿胜过用功一周。很多时候，毕生埋首书卷都比不上这一顿豪饮。

那两年，我是这个领域内一名极有天赋的好学生（真正的大学本科水平）。可那一天，明水航运从天而降，打破了我们的神圣殿堂。它把它的乘客倾倒下来，将他们射向这座城市。

暂时打住，先说说生命线。《诸世界年鉴》是这样描述的：“……位于手掌大洲东海岸的港口城市。人口十万（2010年统计结果），其中的85%为地外研究局雇员，其次是几家企业的基础研究人员。剩余人口则由从事独立研究的海洋生物学家、富有的钓鱼爱好者和与海洋相关行业的从业者组成。”

我转向迈克·戴比斯，我的“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同行，评论着基础研究窘迫现状。

“等到那个秘密信息公开，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他端着酒杯，顿了顿，缓缓咽下那口酒。他这番做作完全是故意的，直到勾起我的好奇心，勾出几句咒骂，这才继续。

“卡尔，”他终于开口，仍旧是那副高深莫测的模样，“他们在装备大十方。”

我想揍他，我想给他的酒杯里斟满硫酸液，乐不可支地看着他的嘴唇变成黑色，片片绽裂。可我没这么干，只是不置可否地咕啾了一声。

“租船费一天五万，谁这么蠢花这笔钱？地外局？”

他摇摇头。

“琴·露蕾希。”他说，“喜欢戴紫色隐形眼镜、一嘴五六十颗好牙那姑娘。没眼镜的话，我记得她的眼睛是褐色的。”

“怎么，她的面霜生意这些天做得不够好？”

他耸耸肩。

“挣大钱离不开知名度。自从她赢得了太阳杯，露蕾希公司的业绩猛涨了十六个点。你在水星上打过高尔夫吗？”

我打过，但我没接这个话头，继续追问：

“这么说她上这儿来了，带着空白支票加鱼钩？”

“明水航运，今天到。”他点点头，“这会儿应该已经降落了。大堆镜头追着拍。她想弄到一头鱼怪，想得厉害。”

“唔，”我哼哼着，“多厉害？”

张口就来：“大十方，六十天租期，无限期续约，预付一百五十万。”

“看样子你知道得不少啊。”

“本人负责人员招聘。上个月露蕾希公司找上了我——在合适的地方喝杯酒的好处。”顿了顿，他得意地笑笑，“或者说，拥有合适的地方。”

我转开目光，啜着苦酒。过了一会儿，我到底绷不住，只好勉强咽下酒浆，以及其他东西，开口问起迈克那些他早已料到的问题，同时放弃反抗，忍受他每月一次、有关禁酒律己的长篇唠叨。

“他们让我跟你碰个头。”他仿佛随口提起，“你上次出海是什么时候？”

“一个半月以前，柯宁号。”

“小生意，不值一提。”他轻蔑地哼了一声，“潜过吗？我是说你自己。”

“有一阵子没潜过了。”

“都一年多了，对不对？就是那回在海豚号船下、还被螺旋桨划伤了那次？”

我转回目光，直视着他。

“上个星期我还下过河，上游河汊，水流很急。我还行。”

“清醒状态下。”他补充道。

“有了这份工作，”我说，“我会保持清醒的，不喝酒。”

他怀疑地一点头。

“酬金严格按工会标准，极端环境下三倍工资。”他背出条款，“带上你的装备，十六号机库，周五早晨五点。我们星期六出发，天亮就走。”

“你也出海？”

“我也出海。”

“怎么回事？”

“钱。”

“去你的。”

“酒吧不大景气，马子想要新的貂皮大衣。”

“还是那句话，去你——”

“……还想跟马子分开一阵子，跟最本质的东西重续合约：新鲜空气、运动、挣钱……”

“好了好了，算我没问。”

我给他倒了杯酒，集中精力想着 H_2SO_4 ，可酒还是没转成硫酸。最后我总算把他灌透了，这才走进夜色，一边漫步，一边琢磨。

鱼形巨怪利维坦，一般管它叫“鱼怪”。过去五年里，当真想把这东西弄上岸的尝试有那么十几回。最先发现鱼怪的时候，人们用的是捕鲸的那套技术，结果或是两手空空，或是酿成大祸。新的手段于是隆重推出，这就是大十方。建造这艘船的是个名叫迈克尔·扬特的有钱人，他在它上面下了血本。

在东大洋上漂了一年以后，他回来了，破产了。接手买下它的是个热爱钓鱼的花花大少卡尔顿·戴维茨，留下滚滚尾迹，直奔鱼怪的产卵水域而去。到第十九天，他出手了，损失了一批未经测试的装备，价值十五万元，同时跑掉的还有一头鱼怪。十二天后，他又抓住了它，这次用的是三股缆绳，钩住了，麻醉了，开始往船上吊那头巨兽。可鱼怪醒过来了，毁了一座控制塔，杀了六个人，把大十方里的五大方砸了个稀巴烂。卡尔顿到手的是一套半瘫加破产组合套装，从此默默无闻地混水上饭。十大方后来又换了四次手，继任船主弄出的动静没那么大，财产损失却同样惊人。

最终，这艘为唯一—一个目的建造的巨型筏子被公开拍卖，由地外局买下，用于“海洋研究”。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至今仍不肯给

它担保。它所从事的“海洋研究”只是偶尔以每天五万的价格出租，供那些只想看看巨型鱼怪、拿这番经历吹牛夸口的人猎奇探险。这类航行我参加过三次，身份是鱼饵人。其中的两次，我离鱼怪近得可以数清它的獠牙。我想弄一颗牙下来，以后给我的孙子辈瞧瞧。至于理由，我自有理由。

我望着着陆区的方向，拿定了主意。

“你想用我增添点本地色彩，姑娘，封面上看着好看，诸如此类。但有一点你别忘了——如果说有人能给你弄到一头鱼怪，这个人就是我。我保证。”

我站在空荡荡的广场上，雾气在城市高楼间缭绕，混合。

几个纪元之前，生命线西面上方的坡地开始向内陆延伸，有些地方一直深入四十英里。坡度虽然不大，但逐渐抬高，最后直到海拔几千英尺，与将金星低地与高地分隔开来的山脉相接。露天机场和私人机库就在从生命线向内陆深入约四英里、比城市高五百英尺的地方。凯氏飞机租赁公司在十六号机库，提供由海岸至舰船的短途飞行服务。我不喜欢凯尔这个人，好在从公共汽车下来时没遇上他。我冲着一个人挥手。

两架短途飞机停在水泥地上，机翼画着光晕，一副恨不得马上升空的不耐烦模样。史蒂夫正在检修其中的一架，它的汽化器低沉地轰鸣着，像一阵阵打嗝，节气门也痉挛似的砰砰作响。

“它闹肚子了？”我问。

“没错，胃气胀加心脏病。”

他用螺丝刀拧了几下，等轰响变成了均匀的啸鸣，这才朝我转过身来。

“打算出去？”

我点点头。

“十大方，化妆品公司，鱼怪。差不多就这些事儿。”

他眯缝着眼睛望望灯塔，擦了把那张雀斑脸。今天温度只有摄氏二十度左右，但头顶那儿盏大灯自有其副作用。

“露蕾希。”他咕哝道，“这么说，你就是那个人喽。这儿有些人想见你。”

“干吗见我？”

“摄像机，麦克风。差不多就这些事儿。”

“还是先把设备放好。我搭哪一架？”

他用螺丝刀朝另外一架一戳。

“那一架。对了，这会儿你已经上镜头了。他们说过，要拍你来的样子。”

他转向机库方向，又转回来。

“说‘茄子’。特写镜头他们待会儿会补上。”

我没说茄子，倒是说了点别的。他们准是用的长焦镜头，又会读唇语，所以这部分带子后来没用上。

我把我那一大堆东西扔进后座，爬进乘客座，点了根烟。五分钟后，凯尔从他的活动房子办公室里露面了，看上去气冲冲的。他走过来，在飞机侧身捶了几下，大拇指冲机库一比划。

“他们要你进去！”他双手拢在嘴上吆喝，“采访！”

“采访结束了！”我吆喝回去，“不然的话，叫他们另找个鱼饵人！”

凯尔淡金色眉毛下铁锈色的眼珠子变成了两个大钉头，两道目光像钉子一样朝我扎过来。片刻之后，他跳起来瞎转了一会儿，然后大步走开。真不知道他们给了他多少钱，这才让他老老实实蹲在机库里，猛吸他那些发动机排出的油烟废气。

我猜肯定不少，凯尔这人我知道。反正我从来没喜欢过这家伙。

夜晚的金星像一片黑黢黢的大水面，你在海岸上永远别想分清哪儿是海洋，哪儿是天空。黎明就像往墨水池里倒牛奶，一开始只有荡来荡去的几缕白，接着，几缕汇成几片，墨水池里成了胶水一样灰扑扑的颜色。你瞪大眼睛继续望一会儿，猛然间，夜晚变成了白昼，温度也上来了，烘烤着这片天连水、水连天。

热得很，飞往海湾的路上，我扒了夹克。我们后方的天际线被烘烤得摇来荡去，让人以为它是下头的水面。短途飞机可以载四个人（如果不顾规定、蔑视载重量，五个人也塞得进去），但加上鱼饵人用的那堆装备，它就只能搭三个人了。这一趟只有我一个乘客。飞行员跟他的飞机一样，不住哼哼着，除此之外没别的动静。后视镜里的生命线变魔术一样消失了，差不多同一时刻，大十方出现在前面的水际线上。飞行员不再哼哼，冲前面点了点脑袋。

我倾身向前，种种感情在胸腔里乱扑腾，弄得胃里像开了锅一样。这艘该死的大筏子，我熟悉它的每个犄角旮旯。可是，无论你对一个东西多么熟悉，只要看不到它、够不着它，过段时间再见到它时，你仍会觉得它仿佛变了模样。说实话，我一度觉得自己再也不会登上这个大家伙了。可现在，现在我几乎相信我跟它的缘分是命中注定，谁也改变不了。这不，它就在我的眼前！

说它是船，不如说它是个巨大的足球场。原子能动力，平坦得像只煎锅，只是船身中部有些塑料“水泡”，前后左右四个角落里还矗立着几只塔状的“车”。

之所以叫“车”，是因为它们的位置，和象棋里的“车”一样蹲在棋盘的四角。任何两座车塔都可以携手合作，绞起位于它们之间的爪叉，并共同为爪叉提供动力。爪叉一半是鱼叉，一半是多爪钩，它能把极其沉重的东西从接近水面的位置拉起来。不过，它的设计者脑子里自有目标，而且只有一个目标，爪叉的“叉”就是专门

干这个的。安装在水面高度的是一座滑车，它的作用是将目标抬升六到八英尺，好让爪叉就位、下手。这时的爪叉不是抓住目标拽回来，而是猛地向前一戳。

所谓的滑车其实是个活动房间，一个大盒子，它可以沿着大十方上纵横交错的滑槽运动，用强有力的电磁固定桩“锚定”在进行捕猎的一侧。它的绞盘足以拽起一艘战舰，拉到需要的高度。这样的重量也许会让整个大十方倾侧，但滑车仍旧会稳如磐石，绝不松脱、断开——你可以想象那种固定桩的强度。

滑车间里有一整套控制器，堪称人类所发明的最复杂的“卷轴钓丝”。它从船身中央“水泡”旁边的发动机汲取动力，通过短波与声纳室相联。后者记录鱼群动向，报给端坐滑车间控制台前的垂钓者。

这位渔夫也许会一连几小时、甚至一连几天摆弄他的“钓丝”，眼中所见却只有金属仪表和屏幕上影影绰绰的图像。等到爪叉抓住鱼怪，安装在水线下方十二英尺深处的伸缩板会伸张开来托住巨兽，和绞盘合力，将它托出水面——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渔夫才会亲眼目睹他的猎物，如坠落尘世的六翼天使一般，在他面前冉冉升起。一看到那头洪荒巨怪，渔夫便要立刻行动起来。大十方的前任船主戴维茨没能及时行动，于是，长达百米、吨位无法想象的鱼怪，尽管受了伤、被麻醉，却仍能迸开绞盘钓绳，挣断一具爪叉，随后横贯整艘大十方，轻轻松松溜达了半分钟。

短途飞机盘旋了一会儿，直到大十方的自动信号系统注意到我们，这才打旗号招呼我们下来。我们降落舱门旁边，我先把装备扔出飞机，随后跳上甲板。

“祝好运！”飞机舱门关闭的当儿，飞行员喊了一嗓子。接着，飞机跃上空中，信号旗咔嗒一声复位。

我扛起装备，通过舱门，朝甲板下方的船腹走去。

在向事实上的船长马尔文签到时我才知道，大多数人足足八小时以后才会上船。在凯氏就是这样，他们本打算先单独拍我一个人，风格自然是二十一世纪电影那一套。

开场：黑沉沉的机场跑道。一个机械师鼓捣着对面的一架短途飞机。剪影：一辆公共汽车缓缓驶入。全身披挂的鱼饵人下车，四下看看，一摇一晃地走过机场。特写：他在微笑。中镜头，上对白：“你是否认为大功告成就在此行？这一次能逮住它吗？”有些不自在，这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耸耸肩。画外音：“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觉得露蕾希小姐比其他人更有希望取得成功？是因为她的装备更好？（微笑）因为大家对那东西的了解比你那时更深入？或许是因为她拥有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坚定意志？以上原因，你认为是哪一条？或者几个原因都有？”回答：“对，几个原因都有吧。”“正因为这样，你才签下合约，和她一同出海？你的本能告诉你，‘就是这一趟，肯定行。’对吗？”回答：“她按工会标准付酬，我自己又租不起那该死的东西。还有，干这事，我想入伙。”删去，配点别的什么。淡出，走向飞机。等等等等。

“茄子。”我说，或许说的是别的什么。我绕着大十方兜了一圈，一个人。

我登上每座车塔，检查各种控制装置和水下镜头。之后，我操纵着机器，抬起主吊臂。

我这样测试，马尔文不仅没有任何意见，反而鼓励这种做法。我们从前一块儿出过海，有一阵子，我俩的角色跟现在还正好相反。所以，当我从吊臂上下来、走进霍普金斯式冷藏库里、发现他正等着我时，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接下来的十分钟里，我们默默检查这个巨大的库房，走过一个个排列着制冷铜管、很快就会冷得堪比北极的隔间。

最后，他拍拍墙壁。

“怎么样，咱们会得手吗？”

我摇摇头。

“我希望，但很怀疑。真要能抓住它，我倒不在乎功劳算在谁头上，只要我能参加就行。成不了。那妞儿是个自大狂，准想亲自操纵滑车，可又没那个本事。”

“以前见过她？”

“见过。”

“多久以前？”

“四五年前吧。”

“那时她还是个孩子，你怎么知道她现在没那个本事？”

“我知道。到这会儿，她肯定熟悉了每个开关、每个读数，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你记得我们俩上回在右前角那座车塔上的事吗？当时鱼怪像只海豚似的，一下子蹦出水面，还记得吗？”

“记得又怎么样？”

他搓着粗糙的下巴。

“说不定她真有这个本事。她参加过喷火船大赛，在老家戴着水肺潜过水。”他朝视线之外的手掌大洲瞟了一眼，“还在高地打过猎。没准她真有那股疯劲儿，敢把那个吓死人的大家伙拉到膝头上放着，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更别说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基基金会赞助。捞上来以后，他们愿意出七位数。”他补充道，“这可不是小数目，哪怕对露蕾希家族的人都一样。”

我低头钻过一扇水密门。

“或许你说得对。可我认识她那会儿，她完全是个有钱的巫婆。”

“对了，她的头发，根本不是金色。”我又恶毒地补了一句。

他打了个哈欠。